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曹錫瑛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五

衍教所由生之義

樂

易豫卦名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盛也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潘柄曰樂之爲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生惟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

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

臣按先王作樂以崇德所崇者所有之至德樂記所謂奮至德之光也樂雖主于和而亦本于敬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天下之所以和平也雷也者所以發揚化功而鼓天地之和也樂也者所以發揚功德而合神人之和也朝覲聘享祭祀莫不用樂

而其大者在于薦上帝配祖考蓋朝覲聘享之類皆可以合萬國之歡心故惟大合樂以致天神而以祖考配之爲用樂之極盛莫大之孝也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冑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長也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吕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理神人以和也

益稷篇名夔曰戛擊鳴球戛居八反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注疏謂戛敔以止樂擊柷

以作樂則混入堂下之樂矣蔡註謂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小鼓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笙鏞大鐘以間迭也鳥獸蹌蹌簫韶舜樂名言簫見樂器之備九成鳳凰來儀樂備九成鳳凰始來儀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夔曰於音烏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磬聲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則其餘皆從矣庶尹正也衆官之長也允諧信皆和諧

臣按舜典所記乃舜即政之初命夔典樂之辭益稷所記乃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而作樂也虞

賓丹朱也而與羣后德讓當亦簡而無傲敎胄之功耶王肅漢儒曰祖考來格者見其光輝也孔穎達曰亦不明舜父之喪在何時蓋底豫已久矣夔言祖考來格惟瞽瞍之廟乃稱考也丹朱之讓瞽瞍之格皆舜至德之所感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也彼冥頑之鳥獸靈異之鳳凰則聲容之盛所以致之者典樂之功也

詩大雅靈臺文王臺名取以名篇其三章曰虡業虡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栒

業維樅（七凶反樅業上懸鍾磬處以綵色爲崇牙狀樅樅然）賁（扶云反大鼓）鼓維鏞（大鍾）

於（音烏）論（得其倫理）鼓鍾於樂（音洛）辟（音壁）廱（辟廱天子之學）

臣按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孔穎達以爲文王知民心歸附鳥獸得所知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大合諸樂以詳審己德觀其實允人物之心與否也此在辟廱合樂必行養老之禮但主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焉治世之音安以樂故在辟廱之內與聞之者莫不喜樂是其和之至也蓋

文王伐崇即其地以爲豐邑築城徙都焉遂作靈
臺有聲之詩所云匪棘其欲聿追來孝者也其鐘
鼓之音則皆應于中和之德其在辟廱之中者亦
咸感于中和之音此其所以樂之深也若乃幽王
淮水之會鼓鐘伐鼛雅南不僭所奏皆先王之正
樂也而聞之者不勝其憂至于悲傷悼慟則豈非
政散民流之故歟簫韶九成非不傳之子孫也陳
風之宛丘擊鼓擊缶鷺羽鷺翿亦非淫樂也而爲

男女亟會市井娑娑也舞之具則豈非先祖帝舜之罪人歟故曰慎所以感之者

周頌頌者宗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告成功于神明者也清廟篇名清清靜也小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率以祀文王焉

朱熹集傳曰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歲舉之祭也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我將篇名將奉也　小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孔穎達疏曰我將詩者祀文王于明堂之樂歌也此言祀文王于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

思文篇名思語詞文有文德也　小序曰后稷配天也

孔穎達疏曰思文詩者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為之此詩周公所作

武（取大武之樂篇名）小序曰武奏大武也

朱熹集傳曰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

臣按三百篇皆樂章也周頌三十一篇皆薦告宗廟者也今獨有取于此四章者取思文以釋經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義取我將以釋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義又二篇皆爲周公所作又以釋嚴父配天周公其人之義也取清廟與武之

二篇者禮記文王世子祭統明堂位皆言升歌清廟下管象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播之又祭統曰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武宿夜武舞曲名特舉其重者言之也要之頌之為樂章盛于國風二雅者以其詠往事顯先業昭文德述武功無遺善無溢美使在位祭禮之位者聞之皆如見其祖考之貌如聞其祖考之音者也清廟之中並祭文武樂歌止頌文王子統于父也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武象武王之武功名

之曰大武周之盛也而不列于頌之首者孔穎達曰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王爲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禮記每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也我將但言文王之享其祭祀不言文王可以配天天與文王爲一也其詩于時保之西銘所謂子之翼也思文言后稷之克配彼天而其卒也曰陳常于時夏常者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天性也然則無其德而享其祀

者可謂祝史矯誣以祭其樂章又祝嘏之辭之不若也據文王世子則清廟象武養老之禮用之以敬祖宗之道敬老三老五更所以廣孝者又如此

臣又按詩之爲樂歌也有六代之樂舞則亦必有六代之樂歌矣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此初命后夔之言也其後大韶既作薦于祖考既已致鳳凰來儀之應而夔言此音樂之和由于庶尹之允諧帝于是爲之作歌而臯陶爲之賡歌此其詩近于

正大雅者也夏時有五子之歌怨歌也孝子悌弟之言也其義近于變小雅而其音節則近于大雅者也虞夏之詩惟此二篇見于書而已其歌以爲大韶大夏之節者不傳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以那爲首至孔子之時又亡其七矣成康没而頌聲寢變風變雅作及宣王再興則有宣王之大小雅而無宣王之頌豈非其德薄而有所不敢爲哉詩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雖其自

以爲頌而其體製聲調則不離乎雅也史克之頌閟宮誇誕而無實者也稱姜嫄媚成風也稱三壽媚三卿也稱令妻壽母媚成風兼媚聲姜也其曰莊公之子承莊公不承閔公他日夏父弗忌所以躋僖于閔之上以子而先父食者也周頌之所稱揚者皆其祖父之功德已然之事若祭祀之主人與顯相則稱其孝而已不聞以未然之事極其揚厲也故魯頌作而樂歌之體壞爲後世矯誣之濫

觴矣其後則雅頌失其所矣其後則雅鄭無別矣孔子告顏淵以放鄭聲反魯正樂然後雅頌各得其所知雅之不可混於頌而鄭之不可使亂雅樂也其詩然其聲然矣而司馬遷以爲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合雅頌韶武之音非也朱子于邶鄘衛鄭之詩皆不依序說定爲淫奔蓋樂章旣淫而聲自隨之以桑間濮上之篇而謂絃歌以合于韶武雅頌之音必不然之理也自古樂失傳而亡

國靡靡之音不絶于世則雖後之作者未嘗不寫倣雅頌之語以爲郊廟之樂章而譜以世俗之樂此又其事之相反者也沛宮原廟三侯之章漢祖自作其詞安不忘危又未經李延年等協以新律斯爲近古者矣迨武帝立樂府而蒲梢天馬之歌薦之宗廟此則本無功德而誇大其詞故汲黯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蓋深譏之自餘歌詞出于司馬相如等文雖爾雅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

均調又不協鐘律以先漢之失如此何論後之作者耶或則有改樂舞之名無變詩歌之實或但竄易其曲之字句實以當代之事而已雖其爲之者如王粲傅休奕成公綏張華褚淵沈約之徒亦不過如此所以然者其祖功宗德固未之前聞而其致王之由揖讓征伐之事亦未有如虞周若太平刑措之風又不足以幾成康之盛此非可以虛文飾說爲也則夫樂章之欲擬于古難矣若乃習其

數者不能明其義爲其詞者不能度其曲此又後世之通患也杜夔所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施之郊廟罔知所應抑又名實乖異音節已非鄭樵稱梁武自曉音律又詔百司各陳所聞帝自糾摘前違裁成十二雅樂自此始定雖制作非古而聲有倫準十二律以法天成之數故世世因之而不能易也以臣言之梁武帝製佛法十曲名爲正樂如襄陽蹋銅蹄梁武所製曲名之類又更造新聲則其

所製定者其果如漢兒寬所云天子建中和之極
乘綜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者耶蓋亦以當代所沿
樵故不得而議之也唐以後其辭旣平而近俚復
誇而不實其清濁高下疾徐之節奏未必果足以
髣髴于穆然太古之音而致神祇鬼物也豈知夫
古人之作其篇章字句多少長短非有一定及詩
之旣成而後被之于樂異于後世之擬樂府多少
長短必出于一者也君子言思可道而况長言之

咏歎之播之琴瑟管絃以對越于先王之靈者乎

夫周頌之作亦有在康王而後者殷武之稱奮伐

荆楚乃在高宗之廟則後之樂章數傳而無所增

益者非古也夫本原事實以獻于祖考形容敬愛

以惕其子孫此作頌之旨綴文之士審音之官皆

宜留意焉

禮記文王世子篇名凡學教也世子及學士司徒所升必時四時各有所教春夏學干戈干盾戈戟武舞故于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秋冬學羽籥羽翟籥之

羽籥笛之屬文舞故于陰氣凝寂之時教之皆于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四人皆樂官之屬學字皆音效

劉彞曰六代聖王神其德行以成變化以參天地以感神祇者樂與舞存焉故使國子學之由其舞以志厥功由其聲以想厥德然後中和生于誠明而志氣趨于聖智矣故孝友行于中而舞蹈應于外此三代遜于五品無所入而不自得者教國子以樂舞行于人倫也東序大學也是以小學正教干大胥贊之籥

司教戈籥師丞贊之各用其職以時舉焉

臣按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事親從兄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此劉爇所云孝友行于中舞蹈應于外教國子以樂舞行于人倫也手舞足蹈正舞時之容猶未足以為樂也故樂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四者皆手所執故手言舞舞有行綴自第幾位至第幾位故足言蹈此申言教干戈而不言教

羽籥者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不言干戈

義亦相須也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宫也

陳澔集說曰五聲宫商角徵羽也六律陽聲黄鍾子

太蔟寅姑洗辰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隂聲謂之

六吕大吕丑應鍾亥南吕酉林鍾未仲吕巳夾鍾卯

也六律六吕皆候氣管名律法也又云述也吕助也

言助陽宣氣也總而論之皆可稱律長短之數各有

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例長短損益者如黄鍾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故下生林鍾長六寸也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鍾長六寸上生大簇長八寸也上下之生五下六上蓋自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自大吕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子午皆屬上生當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黄鍾爲諸律之首故不數也律娶妻而吕生子者如黄鍾九以林鍾六爲妻太簇九以南吕六爲妻隔

八而生子則林鐘生太蔟夷則生夾鐘之類也各依此推之可見還相爲宮者宮爲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黄鐘始當其爲宮五聲皆備黄鐘第一宮下生林鐘爲徴上生太蔟爲商下生南吕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倣此林鐘第二宮太蔟三南吕四姑洗五應鐘六蕤賓七大吕八夷則九夾鐘十無射十一仲吕十二也此律吕相生之次序也

臣按律娶妻吕生子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

分損一斯不易之例但其管之長短則諸家之說不同舉成數而言則黄鐘之管九寸以九分爲一寸而言則爲九九八十一分上下損益皆如是爾故陳澔于此經則直言九寸于樂記則引劉氏之說云每寸九分也每一律各爲一宫歷徵商羽角五聲皆備合之得六十聲則此經之正文也而諸家又有自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宫前一位爲變宫又自變宫隔八下生得徵前一位爲變徵每一律

有此二變成八十四聲之說按國語景王問律于伶州鳩則變宫變徵始于武王克商陳師布令乃以七律合天象之七同七列意此經爲上古所傳故無其文而于君臣民事物五者之外亦無二變所屬也司馬遷曰數始于宫窮于角此古今之所以不言二變者矣又曰數始于一終于十成于三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神生于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此乾元資始

坤元資生之理生生連續之機人子體之以上父下子一體而三上親祖禰下親子孫以三爲五上親曾高下親曾玄以五爲九者也又曰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此孝子以聲音之道交于神明而細者使巨微者使著僾乎有見愾乎有聞者也

郊特牲郊天用一牛故曰特牲此篇首言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因以名之也饗禘音禴吳澄讀曰祠春祭宗廟也有樂而食音嗣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

也凡食養隂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隂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馬希孟曰君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春禘所以達其怵惕之心秋嘗所以達其悽愴之心故春饗生者之陽氣而禘死者之陽氣則有樂所以順陽氣之出也秋食生者之隂氣而嘗死者之隂氣則無樂所以順隂氣之入也

臣按春饗孤子亦饗耆老秋食耆老亦食孤子故周官酒正有饗耆老孤子皆供其酒之文但春饗則主于孤子以助其長在秋食則主于耆老以順其成此亦孝子之錫類也春氣發揚秋氣歛肅孝子以己之所視履謂鬼神亦然春禘秋嘗致其愛敬春饗秋食博愛廣敬也有樂無樂豈忍以生死存亡爲異乎

樂記篇名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

不亂則無怗懘敝敗之音矣也

陳澔集說曰五聲之本生于黄鐘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宫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筭其數不行故聲止于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宫屬土經用八十

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于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于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于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于黄鍾爲宫然旋相爲宫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宫宫必爲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爲臣而不

可上于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

臣按君爲宫則宫亦父象臣爲商則商亦子象民爲角則角亦象家衆也事物之象亦可自家衆而以次降殺矣父不可下于子子不可上于父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其説亦可通于五音矣此以九分爲一寸與司馬遷律書之説同

是故君子反情（復其情之正也）以和其志（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以成其行（不入于惡類則行無不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象地（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象四時（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還（音旋）象風雨（周還者樂之節故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配乎五音之色故各

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八音配乎八卦之風故各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自一度衍之而至于百則百度各得數猶八卦至于六十四而其數無窮也小大相成此釋清明二句終始相生此釋終始二句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此釋五色成文二句也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輔廣曰倫理也清明也倫清言人之倫理清明而無曖昧昏亂也自一人之身言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自天下之大言之則移風易俗而天下皆寧樂之

功效至此極矣

臣按反情和志乃盡愛盡敬而不敢惡慢比類成行乃可尊可法而無悖德悖禮由是而著其教故使倫理清明而無曖昧昏亂極其效于天下皆寧也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

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

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陳澔集說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守一以凝定其和雜比以顯飾其節及其成文可以合和至親至嚴之倫附親其至疏至衆者蓋樂發于吾心而感于人心無二理也

臣按先王因親教愛因嚴教敬其所以教者多術而約之則有四樂其一也樂主于和和敬則事君

必忠和親則事父必孝和順則事兄必弟矣又言

所以合和父子君臣者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兼親

與嚴也親附萬民者謂合萬國之歡心也人倫之

理皆形見于樂此樂之教所由生也

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

率其羣臣以樂皇尸

陳澔集說曰東上近主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

在舞位

方慤曰舞位則綴兆也君于東上則以君爲祭主故也干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止言干主武宿夜言之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謂是矣

臣按天子諸侯于宗廟之祭粢盛則親耕牲則親殺凡可以令人爲之者皆以爲不如所自盡也其于樂則亦親舞何哉自後世視之以爲舞者俳優賤工之事以侈觀美而娛心意悅耳目而已而不

知夫古之天子諸侯及其羣臣則自爲世子國子之時而皆已學之于東序也其爲進退疾徐周旋俯仰皆以形容其中和祗庸孝友之德與夫成功致治之次第先後故孔子之答賓牟賈賓牟姓賈名蓋當時之知樂者曰總干也盾也而山立如山之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亂樂之卒章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故冕而總干率其羣臣者孝子孝孫也以武王之子孫而爲武王之事也其

顯相多士則亦大公周公召公之子孫而爲大公之志周公召公之治也其餘舞列之人則肄業于成均之子弟也此其莊敬肅恭可以通于神明而非俳優賤工之所能知者矣後世文武二舞畧存其名而舞位之人則皆俳優賤工而已習其事而不知其義侈觀美而娛心意悦耳目而已唐開元中瀛州司法叅軍趙慎言古之舞者即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人其

容貌蕞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已難矣誠欲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舞人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顔脩正者爲之時竟不能用也自唐以來樂舞生不用士流而其後竟以道士充之太常清卿得爲道士加銜矣昔鄭樵之説常以爲義理之説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　臣竊以爲惟其不勝于義理遂至並失其聲歌耳夫聲歌者本于中和祗庸孝友之德者也其所歌之詩則風雅頌也其

所習之干戚羽籥則古先聖王之遺象也又干戈之事則皆武備武不可覩故寓之于樂也此豈得謂之非義理之精微要妙者哉而學士大夫講求之者千百而不得一二也則樵之說豈通論哉誠使學士大夫深明其義理而躬行實踐于事親從兄之間以爲司教之官學宫之士講習討論因其節奏容止以求其義理之旨歸内而京師外而郡邑春秋享祀皆以博士弟子充于舞列與夫執籩

豆駿奔走之人罔非士流于以著敬宗廟而不使俳優賤工復參其間則必有以致天地祖宗先聖先賢之歆格而移風易俗之道亦庶乎其有所裨益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五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六

衍教所由生之義

樂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賈公彥釋曰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故大司徒云六樂防萬民之情而

教之和又按樂記云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故云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

臣按此主教萬民而言故賈公彥單引閨門一條若宗廟之中則萬民有不得而同聽者族長鄉里亦萬民所同舉父子兄弟則孩笑提抱未出閨門者亦得而聽之也然則父子兄弟之和親乃天地之大樂樂教行于閨門之內萬民之所以親附也

大司樂掌教國子六樂六舞與大宗伯別職同官以樂德教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

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也庸有常也孝友

賈公彥釋曰此必使有道有德者教之此是樂中之六德與教萬民者少別此六德其中和二德取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之下孝友二德取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之上其祇庸二德與彼異自是樂德所加也

以樂語教國子興許應反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曰導陳古以剴今若詩陳古以刺幽厲剴枯愛反諷倍文曰諷倍音佩誦以聲節之曰誦言發端曰言語答述曰語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同韶大夏大濩大武

鄭康成註曰此周所以存六代之樂黄帝曰雲門大卷黄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有族類卷者卷聚之義即族類也大咸咸皆也池施也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寛治民而除

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

賈公彥釋曰此大司樂所教是大舞樂師所教是小舞保氏云教之六樂二官共教者彼教以書此教以舞故共其職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時教之舞內則弱冠舞勺成童舞象勺象皆樂章與舞人為節

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詩惟有風雅頌就三

者之中有比賦興故總謂之六詩

鄭康成註曰教瞽矇也瞽矇主諷誦詩以刺君過故教之也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

以六德為之本此六德疑是中和祇庸孝友注疏以彼教國子此瞽矇是萬民故取大司徒教萬民之六德以釋之

賈公彦釋曰凡受教者必以行為本故使先有六德為本乃可習六詩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此官與樂師通職當教小舞時互相足此文舞若武舞則教干戚也

鄭康成註曰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雉羽

臣按古之教萬民教國子自幼少以至成人自至貴以逮至賤莫不以樂司徒之教既先之以六德

六行矣而其教之六藝則尤重于禮樂此其人乃
氓庶凡庸之人而且教之六代之樂則後世之士
所老死而莫之知者而古者委巷之中閭門之内
且童而習之雖欲不風移而俗易烏可得也師氏
之教國子既巳至德敏德孝德孝行友行順行矣
而大司樂又教之以樂德曰中和祗庸孝友而後
及于樂語樂舞其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之六者二十以上之大舞也而樂師又教之以舞

勺舞象籥師互教之以舞羽吹籥以至瞽矇廢人也以其職在于誦詩以刺君過則教之以六詩而以六德為之本蓋其漸摩之久涵泳之深其孝友之德行和平之聲容相與融浹滋養及其用之于郊廟燕饗聘覲賓賢習射則有以極誠盡敬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非徒鏗鏘舞蹈之為觀聽也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此先王孝治之大端而後世教人之方無由復出于此治之所以卒不

逮于古也

儀禮鄉飲酒之禮樂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鄭康成註曰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㫖酒以召嘉賓嘉賓既来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效也四牡君勞使臣之来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懐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賔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事勞苦自以

為不及欲諮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賈公彥釋曰凡歌詩之法皆歌其類此時貢賢能擬為卿大夫或為君所讌食以鹿鳴詩也或為君出聘以皇皇者華詩也或使反為君勞来以四牡詩也故豫歌此三篇使習之也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

賈公彥釋曰按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序有其義而

亡其辭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鄭康成註曰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堂上歌魚麗終堂下笙中吹由庚續之間代而作以下皆然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累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

之治以賢者為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

賈公彥釋曰按詩序由庚萬物得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與南陔白華華黍同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鄭康成註曰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此詩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

也（婦人房中徒絃歌之燕饗乃有鍾磬之節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

臣按鄉飲酒禮作樂之節升歌一笙二間三合樂四而鄉射不歌不笙不間但合樂志在射略于樂也燕禮若臣子有王事之勞與之燕則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小雅逸篇辭義皆亡笙入三成三成者正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遂合鄉樂不間若舞則勺秉干舞而奏勺詩所以勸有功也為異于常燕餘並同于鄉飲之有歌笙間合也大射之儀升歌惟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三終而不用南陔白華華黍不間不合不

告樂備亦是禮主于射略于樂也盖鄉飲鄉射同是大夫士之禮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禮二禮相為首尾者也燕禮諸侯之禮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二禮亦相為首尾者也而飲燕之樂則皆從其備射則皆從其略者射又以樂為節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天子騶虞諸侯貍首卿大夫采蘋士采蘩有所用樂于後不得不略于前也禮記射義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

也然則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明而後比節于樂而德行可觀矣此其行禮之先且後用樂之備與略皆立教之深意也鄉射之止有合樂也但用其正用之國風也大射之不間不合也但用其正用之小雅也鄉飲則上取諸侯正用之小雅燕禮則下就大夫正用之國風若諸侯兩君相見則又上取而歌文王合鹿鳴天子燕聘問之臣則又皆下就而歌鹿鳴合鄉樂總之歌詩之法皆歌其類所以

勉人忠君敬事成身立名者也然以天子之尊乃下就于鄉人所用之樂者明乎施教自上而下二南風化之始天子以之教諸侯諸侯以之教大夫大夫以之教其鄉人父子兄弟夫婦同聽之者君臣上下長幼亦同聽之者也此先王之樂其所樂而博愛廣敬同欲于衆庶兆民其教之所以不肅而成者矣

春秋左傳九月考仲子惠公之宫為仲子立別廟落成而祭也將萬

萬舞也焉公問羽數執羽人數于衆仲魯臣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隱公五年

杜預曰魯惟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于庭知惟在仲子廟用六

臣按林堯叟曰節八音而行八風者使人手舞足蹈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故曰舞者樂之主也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序次人情阜財解慍使不蘊結也臣以為中和祗庸孝友之德樂之本也然而德之蘊結于人心者無以節而行之則鬱而不宣其于人倫之際亦有所膠固執一而不能有生則惡可已之樂故為之手舞足蹈以將其烝烝之性肅肅悚悚之心達其溫清摩搔拜伏擎跪之迹

惟天子所見者大故得備其物數其為降殺亦如
五孝之等差但禮不下于庶人耳若乃僭越非據
則本心先亡無如樂何也春秋書初獻六羽之義
則杜預之言簡而盡矣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
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
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

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音肖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

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箾同簫）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幬覆也）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 襄公二十有九年）

臣按經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此自周南以下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故季子依聲參時政知其興亡理亂也

國語周語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鐘之覆也單穆公曰不可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鐘陰聲之大者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六尺為步半步為武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尺為尋倍尋為常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覩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炫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聞之琴瑟尚宫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宫細不過羽夫宫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宫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有和平

之聲則有蕃殖之財于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

臣按周景王既立子猛又欲立子朝將欲廢子猛遇心疾而崩致王室之亂累歲不息此其父子之間孝慈之道既已拂亂其常其耳目觀聽反易謬亂不待于聞淫樂而震眩而又鑄害金以速其禍

單穆公伶州鳩之言不特論夫樂理亦參諸人事也

論語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臣按虞舜大孝武王達孝舜則克諧底豫武則世德作求此其功德之象于樂者未有優劣也孝為德本大與達要之一致又不原其性反之異以為優劣也魯之有韶簡舊矣夫子嘗聞之矣何以在齊聞韶而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此蓋魯樂不能無

差舛而陳敬仲奔齊獨得其傳也賓牟賈曰聲淫及商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夫子優劣韶武失傳與不失傳之異非關舜武有優劣也

周敦頤通書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

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臣按經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其發端之辭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則作樂之本而自古聖王之樂未有不出于此者也世俗之樂相沿已久妖淫愁怨淪浹于人心而

不能驟反故魏文侯聽古樂則惟恐卧齊宣王好世俗之樂而孟子導之以與民同樂亦一時之權辭耳豈真謂今之樂與古之樂無異哉通書所以窮其禍敗必至于賊君棄父輕生敗倫而不可禁止也

張載曰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于此乎哀則正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于

噍殺太下則入于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臣按大樂與天地同和所謂和者親愛而不流于昵嚴敬而不近于乖傳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此乃樂之教所由立矣故曰樂自順此生後世反此六順雖欲不哀而哀已極其為樂也有所以寫其呻吟咨嗟之情思而後自以為快者矣此司樂之教所為必先樂德也

朱熹曰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

音并考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辭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人主待下恩義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

臣按朱熹所論通上下言之今民間所傳鄙俚詞曲宜一切焚毀禁止勿敢復作士大夫家燕會亦以新撰製樂章從事拔本塞源風俗自移易矣

已上樂之教所由生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曹錫璜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七

衍教所由生之義

政

易賁(卦名)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折之舌反)

臣按賁卦內離明外艮止君子法離以明庶政法艮以无敢折獄蓋政先而刑後猶禮先而樂後也

五禮之儀三千五刑之屬亦三千出于禮則入于刑矣而君子又有所不敢焉于是乎班布科條申嚴誡約使民有所嚮方如夜行以燭使民不敢狎玩如火烈難犯故取象于明庶政既明而民猶有干吾禁者則是為下而亂在醜而爭然後可以折獄致刑也吾方且明之則是吾所以導之使知所避防之使知所畏者猶未至也未可以加之刀鋸斧鉞也故无敢之云取象于止要惟山下有火則

然若火在天上則為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象傳天在山中則為童牛之牿豶豕之牙大畜四五爻辭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矣其在于經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𠕋之時義也

書大禹謨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臣按洪範以五行生數為次序而于土則曰土爰

稼穡此所謂天地之經也此以五行尅數為次序王者所以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也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此天地所生之材而王者之政因而疏鑿鑽灼鍛鑄刻削耕墾播種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及皆由相尅而有無窮之用此以天地為之府藏者也故謂之六府如是則有以養民矣于是乎教之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以正其德

工作什器商賈貿遷以利其用制節謹度養老恤孤以厚其生三者則又國之政事故謂之三事總六府三事之九者皆以成功次序使可歌樂其勤者當戒勑而休美之怠者則督察而威罰之其為科條禁令亦已明且信矣而又勸之九德之歌者以是九者作為有韻之言使人便于記誦比閭之中兒童婦女皆出于口而入于耳較之懸示象魏屬民讀法者尤為親切斯善政所以無有敗壞

也則天因地聖王之政此九者盡之矣而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則庶人之孝也五等之人惟庶人為多庶人之孝皆天子之所成就孝治天下故當以養民之政為先矣

洪範周書篇名箕子所陳洪大範法也曰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孔穎達疏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于民有八事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于人最急故食為先也

有食又須衣貨爲人之用故貨爲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爲三也衣食足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故司空爲四也雖有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爲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彊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爲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爲七也寇賊爲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爲八也此用于民緩急而爲次也

臣按八政自一至四皆民之所用以養生送死之事為政之所先務也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司寇詰姦慝刑暴亂而亦謂之政者戒之使入于禮禁之使不入于刑者是政也賔者人之所以相交接如比長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即是賔也師者人之所以相保聚如守望相助即是師也凡此八者皆著在邦法以與天經地義民行相為終始循此則治違此則亂得此則彛倫叙不得此則彛倫斁者

也

畢命（周書篇名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此其命辭）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臣按表宅里以明其為善病其為惡殊井疆使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此為不忍遽加之以刑故有是政也郊圻舊所規畫而重分明之封疆守備亦舊所設立而謹慎堅固之惟恐不備不虞以致

于用兵故有是政也故曰政先而刑後重虧人之身體髮膚也

禮記王制篇名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曰齊其政不易其宜又曰齊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也以防淫

臣按宜者山林川澤物產之宜取便于俗不能盡同同禁其淫僻而已此不齊之齊也凡縱欲敗度肇于飲食僭儗無等成于衣服各安其土俗之所有謂之宜若非時之物難得之貨即為淫矣故飲

食有常衣服有節政之首也事為者百工之技藝異别者五方之器械如考工記周禮篇名以補冬官所論粵鎛田器燕函甲也夫人而能為鄭刀宋斤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此其土俗之宜也然而奇技淫巧則必有禁故事為有度異别有法政之次也度量數制則不因天地之寒煖燥濕而有宜有不宜者習俗相沿其長短大小多寡廣狹參錯不能畫一亦謂之淫故度量有權制數有等政之終也如後文所

云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及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姦色亂正色不粥于市之類乃齊之之實也此亦聖王教民用天因地謹身節用之事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欲去者于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已來者家期不從政

方慤曰夫人莫哀于老莫苦于疾莫憂于喪莫勞于從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

臣按此亦聖王孝治天下博愛廣敬之一端也

禮運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藏猶安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音效下同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興作之事非材不成故于山川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制度之興始于宮室故本五祀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于天地並于鬼神以治政也

臣按經言天明地察神明彰矣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故聖王孝治天下發號出令特寓之于天地鬼神使萬物莫不聽命焉蓋政者以巳正人之名聖王明察天地致敬鬼神先立于無過之地而後教人以順天時因地利自仁率親自義率祖賴其器用安其居處使死者有所歸生者有所養非直神道設教而已此所以其政不嚴而治者也

周禮天官冢宰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大宰天官之長

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此惟春官獨無其地官則教象夏官則政象秋官則刑象冬官今亡亦必爾也

鄭康成注曰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之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率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象魏闕也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

小宰天官之副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鄭康成注曰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

臣按鄭注于正月言周之正月者所以别異于正歲之為夏正建寅之月也謂于建子之月始調和六典八法以下之事和訖即當頒此治職文書于

諸侯邦國卿大夫都鄙至建寅之月乃懸此于雉門象魏使萬民共觀始對終而言懸之是為終也乃者緩詞其頒布文書所至有遠近先期布之𠜇期懸之欲所在同日也必十日而後斂藏之欲遠近之徧知也國法常定每歲容或有小損益其間復須晝一更新表示以警動萬民之耳目俾皆服從惟恐其干國禁而即罪戾貽厥父母羞辱也

地官司徒鄉大夫之職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大夫管五州各掌其鄉之

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年終將考其得失令州長之官皆計會政教之功狀致其所掌之事于鄉大夫也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之國表懸之也

臣按禮樂政刑皆教此道藝之中有禮樂而云教法者政也違此教法即八刑糾之矣故鄉大夫從司徒分得一歲之教法遂分與州長以下至比長

節次相承又于建寅之月使羣吏攷量其法表懸所治惟恐民不及觀于象魏所以重申屢戒使之不犯也

州長二千五百家為州州長管五黨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合也聚也其州之民而讀法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春秋二時祭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

臣按鄉管五州中大夫一人為州長有教則有治政令所以輔教治也法則其條目也會合一州之民而讀此教法因聚衆而勸戒之欲其善也春秋祭社讀法亦如正月之吉者衆之所聚易以生奸所以陰示督責戒約也至建寅之月得四時之正于教令宜審又屬民而讀之使其觀于象魏者益易曉也

黨正五百家為黨黨正管五族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

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禜敬反祭水旱之神）亦如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

賈公彦釋曰一鄉有二十五黨故掌其黨之政令及十二教與治職文書州長惟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春秋祭禜并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與民彌親故七讀法族

師十四讀法彌親民于教亦彌數也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師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于州長州長又致與鄉大夫鄉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

族師百家為族族師管四閭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每月朔日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音步或音蒲為人物烖害之神亦如之

閭胥二十五家為閭閭胥管五比各掌其閭之徵令即下歲時以下之事也以

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戶口多少辯其施舍老弱者施舍不役凡春秋之祭祀禜酺役田役政飲射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賈公彥釋曰既比則讀法者族師以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閭胥官卑于民為近讀無有時節但是聚衆之時既比則讀法也又閭胥親民更近故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人聚則有教比之法凡有失禮者輕者以觵爵罰之重者以楚撻之故雙言觵

撻罰之事

比長(五家為比)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亦作罪)奇(居依反)衺(似嗟反)則相及

賈公彥釋曰比長管五家家數雖少亦有治法相受者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相和親者五家之內有不和親則使之自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者五家有罪惡相連及欲使不犯也

臣按法者先世之典則當日之事例正月之所布

正歲之所懸也謂之法則條分縷析不厭詳明而其為用則戒休董威以成其德行道藝者也其自鄉大夫以至比長所治之家多寡雖殊各治掌其所治之政令此政令受之于司徒者故𢖍若閭胥猶有書其敬敏𢖍𢖍罰其失禮之權以至五家為比一比之内有罪相及使之重犯法也其讀法之疏數則歲或四或七或有十四或無有時節但衆民聚會則戒飭之而比長不言讀法者朝夕相規

諭相糾察者也聖王之教雖若至肅而及其成也周詳而不急遽聖王之政雖若至嚴而底于治也忠厚而無刻覈此其盡愛盡敬不敢惡慢之心自一本而萬殊自萬殊而一本聯絡灌輸無有隔閡所謂必先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行周官之法度者也後世乃有議其煩苛而難行者斯亦不達于政體者矣善乎明臣高攀龍之言曰古者令民五家為比其教始于比長閭胥聚衆讀法書其敬敏

任恤而掌其比觵撻之事蓋已昭然道之向方矣至于州長以歲時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行成而後鄉大夫以登于王蓋勸戒森嚴故民聽不惑其必為善也如冰之寒而火之熱必不為惡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轂豈獨其性然哉所由來者豫矣夫有善惡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賞罰有賞罰而後有勸懲上之人昭民德以示之又嚴勸懲以一之若之何士不務于

道而天下不安治且久也

夏官司馬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掌邦政以平邦國正天下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津梁相湊不得隔絶通其財利之無有同其數器權衡不得有輕重壹其度量尺丈釜鍾不得有大小除其怨惡邦國相侵虐同其好善好為風所高善為俗所尚

賈公彦釋曰施教設治之方先須均其度量權衡是以天子巡狩及王者新升皆為此事故堯曰及舜典皆陳數器之等

臣按舜典所陳乃是巡狩之事堯曰論語第二十篇所陳謹權量乃王者新升之事此合方氏之職皆無與司馬之法而為其屬者政典以正天下固不止于用兵矣

訓方氏掌道言也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四方諸侯之政事及其君臣上下皆有善惡為王道之也誦四方之傳道誦說往古所傳之善事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新出之物

賈公彥釋曰布告前所道所誦之事以教天下使知

世所善惡也觀新物知民善惡之情若王制云命市納賈以知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則當以政教化正之

臣按此以政教化其民宜為教官之屬而屬之政官者司馬辯論官材司徒訓練甲卒有分職有聯事互相敬飭由近及遠自內達外教之所以不肅而成政之所以不嚴而治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八

衍教所由生之義

政

論語子曰為政以德

臣按朱熹集注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以正之理言道之以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言禮則兼樂而政

刑亦不可以偏廢故朱熹以為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臣以經義處之則孝又德之本矣故夫子對季康子言孝慈對或人言孝友皆本之本也

子路曰孔子弟子仲由衛君輒出公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齊夢龍曰祖非禰也而禰之輒繼靈公是禰其祖父非讐也而讐之輒拒其父蒯聵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衛人君輒名之不

正孰大于是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祖禹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臣按政者所以教人德行道藝者也衛輒以子拒父是孝德先虧以言乎序則紊亂昭穆以言乎和

則稱兵犯順不序不和則所以施之法制禁令者皆妄矣其何以糾其不率勢必至于淫刑以逞故為政之道以正名為先于凡事皆然而在衛為尤亟矣春秋書衛世子亦正之之一節也

子張問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

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張栻曰惠不費勞不怨施于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于已者也為政内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具本歟

臣按仁即孝也欲仁得仁是因親教愛因嚴教敬

政之不肅而成者也張栻以欲仁為本可謂知政之教所由生矣然所謂惠不費勞不怨是養民之政力役師旅之政博愛者之不敢惡于人也泰不驕威不猛是正直其心以為政祇祓其身以出政廣敬者之不敢慢于人也是以謂之德教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去聲納之吝謂之有司

臣按四者賞罰之不當也不教而殺是國家無政矣故虐為首惡也不戒二句之義宋儒謝良佐言之詳矣曰古者以五戒先後刑罰（周官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二曰誥三曰禁四曰糾五曰憲先後猶左右之也）所以警昏愚懲惰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責成矣不先戒之彼且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成不亦暴乎令嚴者欲其不犯聚衆以視之垂象以曉之讀法以諭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

馬期而不至則罪之是罔民也若夫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而列在四惡者澀縮靳惜致誤事機有功不賞與無罪而誅均非國政也揆厥所由則是敢于惡人敢于慢人耳此四惡之所以必屏也

孟子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泰山明堂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詳見嚴宗廟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

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小雅正月之篇哿工可反可也矣富人哀此煢獨

臣按九一世祿關市澤梁之政行之平日則四民皆有所養矣惟煢獨之人則無四民之業故當治世則待澤于王者當亂世而不勝困悴甚可哀愍如正月卒章所云也明堂為王者所居以出政令

之所如耕者九一數大事非是巡狩時始布于諸侯者蓋以視察諸侯之政如何應行慶賞如何應有威讓如漢法部刺史奉詔條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寃獄以六條問事也六條一條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奉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則所云發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亦是抑豪右卹貧弱之意耳若乃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亦在平日不待坐明堂朝諸侯而後發此仁政也西銘曰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有文王之心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朱熹集注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朱熹又曰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于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于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

臣按詩之二雅西周盛王之政教號令也天保治内采薇治外凡朝聘燕饗治兵振旅之事以其成規定制言之則為禮樂征伐大刑也故唐虞兵刑一官以其戒誓禁令言之則曰政王者之用禮樂有政以教其

必為之王者之用兵刑亦先有政令以教其必不為之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蓋二雅之世春秋以前也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曰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曰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政之為禮樂征伐也審矣春秋思采薇天保之盛而不可復見因魯史而舉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大夫陪臣所

以僭禮樂專征伐者還之天子不得已也蓋君天下曰天子惇典庸禮命德討罪至公無私正已以正人之不正罔不率從莫不震疊其義存乎教天下而大權不可以下移也隱二年書曰鄭人伐衛說者以為諸侯專征伐之始謹始慎微之意于是乎在矣自是以後日尋干戈用相報復五伯代起狎主齊盟人稱斯師彼善于此天下但見有兵爭耳雖有大禮盛樂在上者錫非所錫在下者據非

所據人而不仁無如之何迄于晉之悼公三駕復楚幾與首止河陽爭烈而其事乃在盛衰之際春秋于溴梁之盟特書曰大夫盟夫子之意以為所由來者漸矣若夫寶玉大弓之竊是盜而已春秋于事之失未遠者猶思正之弓矢斧鉞諸侯之所得受賜于天子者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于諸侯之近乎正者齊桓晉文因而正之若夫大夫陪臣則不足正乎爾其人愈微則其失愈遠雖或假仁竊義

以為名而已之不正必不能以正人故夫子答季康子問政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亦不屑之教誨也已夫子嘗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至于魯定公之十年夾谷之會明正禮黜淫樂刑優施兵萊人歸田隳都章章著績其初制于中都也七寸之棺五寸之槨民是以知有親也為司空也溝先君之兆而合之墓民是以知有尊也為司寇

也誅少正卯于兩觀之下民是以知造言亂名之刑也飲羊之風既息讓畔之風已行反鄆讙虞苪之質成墮郈費崇侯之因壘此夫子之政也夫子之實事也其在于詩其大雅之正雅乎故自序之而不嫌于伐也然則行在孝經者亦在春秋矣

程顥論十事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于比閭族黨州縣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

臣按周官六鄉六遂其政教不同者蓋互言之耳六鄉所主德行道藝之事非不教以稼穡之事也六遂所主稼穡之事非不教以德行道藝也四民之業農居八九先王立教以稼穡為先次第及于財用貨賄以孝友為本次第及于睦婣任卹經所謂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者也一比一鄰之政即為一鄉一遂之政六鄉六遂之政即為君天下子萬民者之政此所以天下為一家也

十曰分數古者冠婚喪祭器用車服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制度不足以檢勅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亂之道也

臣按三禮雖殘缺未嘗不傳也有宋一代未嘗無新禮也而顥云然者政教弛而不張其等差分別雖在如峻壘之將圮如重險之漸湮夫人皆將踰越之而無所顧忌滅天理而窮人欲要君無上非

聖無法非孝無親至于平阜盈蹊而莫之怪經所謂此大亂之道也故政也者制百姓使不陷于刑者也後王為治禮樂不興所恃政刑而已而政又不立及陷于罪從而刑之豈不哀哉故夫分數之宜明也于孝之分五等見之矣

朱熹曰為政以寛為本者謂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于

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寛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槩額不舉之處人之蒙恵于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于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

臣按經言聖人因嚴教敬因親教愛即繼之以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而朱熹云為政

尚嚴又云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蓋古人以誠莊對威嚴非武健嚴酷之謂也因嚴教敬者由日嚴之心擴充之至于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是則本愛親之心愛人而又以敬親之心敬人也故凡綱紀文章關防禁約皆云吾敬而已矣未嘗有意于作威也其令之必行禁之必止則所感應者然矣豈以武健嚴酷而後勝其任哉

薛瑄曰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法立

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為虛文適足啓下人之玩而已又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無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于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臣按法者政之規矩其定之也宜審其播之也宜

詳其守之也宜固其施之也宜平其期之也宜豫吾之所防範禁制者如事父兄則不可不孝友處族黨則不可不睦婣接朋友則不可不任卹皆天理之所固然而非人情之所不欲者故法立而人自不敢玩非有督責也故曰不嚴而治

高攀龍曰為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為多約之于法皆不失為賢者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

臣按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父母生之皆望其為聖賢于其卒也賢不肖如天壤之懸殊則司政教者之過也漢荀悅有言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于小人之塗必使人人守法則閭比之立孝友之書乃政之先務矣

以上政之教所由生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八